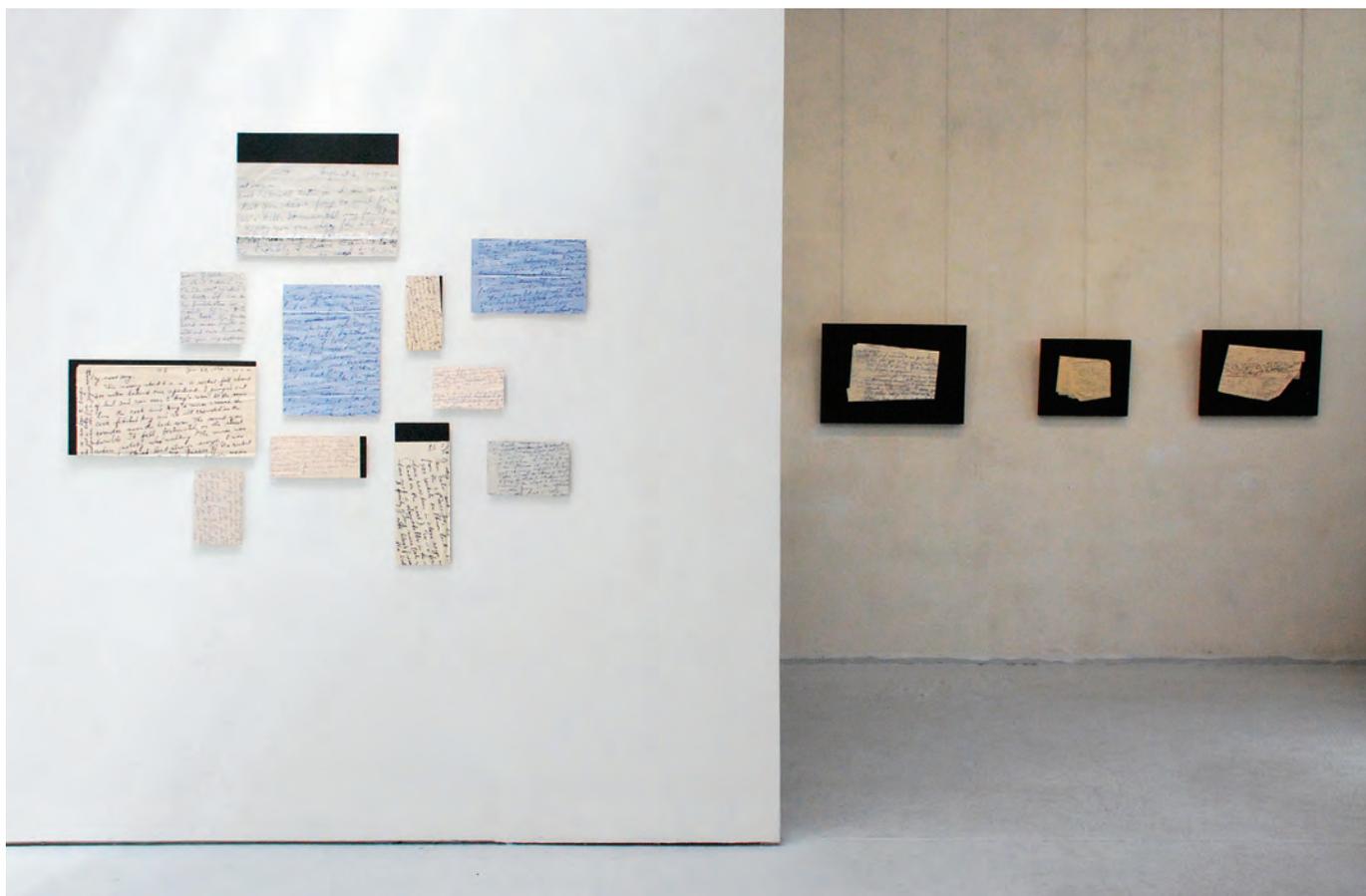


憶起

To Remember



文 |
武洪海棠
Võ Hồng Chương-Đài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
博士、作家暨策展人

譯 |
江寒竹
Chiang Han-zhou

為了存活，必須遺忘。

紅色高棉於 1975 年掌權之際，淨空市鎮並強迫居民遷至鄉下。他們宣佈「零年」，來標示歷史的結束和一個新社會的開始，這個社會沒有任何知識份子、藝術家、學校、醫院——任何涉及先前政體和生活方式的人、事、物。他們不允許任何人具有記憶。

玻雷斯·李 (Boreth Ly) 在對 S21——位於金邊、由高中轉變成凌遲集中營——的照片分析中論道，紅色高棉運用視覺作為控制人民的機制；獄卒有計劃地為數千名囚徒拍照，並日夜監視他們，嚴懲任何未經許可而移動的人。¹ 在估計有 1 萬 4 千個被帶到該中心的人之中，7 人生還。其中一位是藝術家凡·納斯 (Vann Nath, 1946-2011)，監獄的長官要他為那些人畫肖像而留他活口。納斯在 1979 年後的幾年間畫了幾十幅畫，呈現親眼看到的集中營景象：被凌遲的人、扣上手鐐腳銬並像沙丁魚般躺在地上的人、眼睛被蒙住並走向殺戮場的人，他們在那裡被槍殺。²

他拒絕遺忘。

我在本文提出對柬埔寨當代藝術的一種解讀，將之視為重構歷史和敘述當下的一個場域，去討論五位藝術家的作品。他們運用肖像和多種再現模式，重構被迫從他們那裡奪走之歷史的一個方式。作為「記憶行為」的這些計畫共同產生作用，討回歷史以及看的權利。

出生於 1960、1970 和 1980 年代的藝術家，在經濟與政治基層結構飽受摧殘的社會中長大成人，許多藝術家不得不逃離祖國，淪為難民；部分藝術家在成年後回到柬埔寨。因此，該國的當代藝壇包括在本土和海外長大的藝術家，許多藝術家的作品都包含在多個家鄉地點之間的羈旅。

艾蜜·李·桑弗德（Amy Lee Sanford）在 1972 年 11 月和繼母芭芭拉（Barbara）離開金邊，她當年兩歲。她的父親是金邊大學的藝術史和美學教授，他要妻子為了孩子來金邊。芭芭拉則要他和她們一起去波士頓。桑弗德的父親沒有去，留下幾百封在 1968 至 1975 年間寫給芭芭拉的信。夜間突襲、教學、研究，小孩出生。身為知識份子的他，屬於紅色高棉在 1975 至 1979 年掌權期間殺害的、估計為數兩百萬人的其中一位。

父親變成了概念。

桑弗德在她的《展開》（Unfolding）計畫中創作了一件單頻道錄像裝置，呈現她本身在波士頓掃描這些信；自從她的繼母過世，她將這些信予以保存。伴隨猶如洋蔥皮一般薄而脆弱的信件列印畫面，這件錄像透過重複——展開、掃描和折疊那些在其細微摺痕中保有一個纖弱世界的物件，而將考掘歷史化為可見。這件反覆播放的錄像一再返回本身，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就像尋求自己的過去，沒有進入點，也沒有可資找尋的源頭。藝術家透過分享打開這些信的過程，邀請觀者思考戰爭和集體屠殺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事物，以及來自過去的物件如何能有助人們活於現在。

紅色高棉淨空城市，並迫使所有的人返回出生地的村鎮，由此開展了一場噩夢，這將導致八百萬人口的四分之一因凌遲、飢餓、疾病和粗活而喪命，並且至少還有一百萬人被迫流亡。藝術家、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地主以及任何關係到朗諾（Lon Nol）政府的人都屬於率先被處決的那批人。琳達·沙凡（LinDa Saphan）的父親以前是工程師，他喬裝成漁人。沙凡的母親從前是法文老師，戴眼鏡、雙手細滑；她後來剪短頭髮，打破並藏起眼鏡，在地上刮破雙手直到流血，而且指甲黏滿沙塵。紅色高棉以為她是村裡的傻子，她和丈夫於是做粗活而在這個政體存活下來。

1982 年，沙凡離開柬埔寨，和她母親及兄弟姊妹前往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母親以從事裁縫養家。沙凡自學校畢業後，幫母親縫紉；母親告訴她關於金邊的故事：走訪她最喜歡而且常去的地方、騎著偉士牌機車上街兜風、當鄰居在陽台上渡過夜晚時傾聽微風的輕拂聲。

沙凡在米紙上繪製、標題為《仍愛著它》（Still Loving It）的繪畫，呈現金邊鬧區的街屋和公寓樓房的全景圖，具有由中國人引進，而且在東南亞常見的一種地方建築風格；這些街屋有三到四層樓高，並分為商業用途的一樓以及上面的住宅樓層。這批繪畫中，有四幅是畫「白樓」（White Building）；這個建於 1960 年代的公寓集合區主要提供住屋給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在紅色高棉之後的年代，藝術家、學生和公務員住在這些建築物裡，為了建設昂

前頁圖——
艾蜜·李·桑弗德
（Amy Lee Sanford），《展開》
（Unfolding）攝影系列局部，2013，
媒材和規模視展場而定
© Paz Tanjuaquio, TOPAZ ARTS, Inc.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貴的高樓大廈，政府已多次將此於柬埔寨現代建築的黃金時期，所遺留少數之一的白樓列為拆除對象。沙凡的繪畫向被反資本主義的紅色高棉逼迫離家的那些人致意，他們如今面臨急切接納全球資本主義和發展的政府所驅逐。這個系列中，較為抽象的圖畫看似地圖。樓房外觀變成由街道和狹窄通道構成的迷宮，它們是想像的路徑，讓人能遊走於城市之中，以奪回那份觀視的自由。

攝影師、策展人烏茲·里諾（Vuth Lyno），是金邊的一個團體成員，該團體經營白樓裡名叫「沙沙藝術計畫」（Sa Sa Art Projects）的空間。他和共事的藝術家、居民和駐地藝術家合作，一起創辦涉及該地社群的計畫和活動；他們正在建立關於這棟樓房歷史的影像和書寫文件的檔案庫。烏茲自身為其標題為「Thoamada II」的計畫創作了成對的攝影，呈現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獨自或與家人一起擺拍。「Thoamada」的翻譯是「正常、日常、尋常」；紅色高棉之前迫使許多男女結婚，作為建構一個新社會手段的一部分，這個社會是名為「組織」（Angkar）的匿名群體。在這樣強迫聯姻的世界，非異性戀行為的符號是極度危險的，烏茲的紀實照片將已經變成致命禁忌的事物視覺化。

烏茲透過藝術在金邊建立社群，比德·平（Pete Pin）則運用攝影來恢復過去的片段，並重建海外社群。就像在 1979 年之後的時期，在紅色高棉和越南的入侵武力交逼之下的數千名百姓，平的家人逃往柬埔寨和泰國的交界；他們在叫做「考伊當」（Khao-I-Dang）的難民營停留之後，遷至美國定居。平在加州生長，對家庭的過去所知不多，對許多因戰爭被迫遷移的移民，沉默變成一種求生方式。要成人談論關於他們所離棄的人們往往是很痛苦的：個人失去幾十位家族成員和朋友、整個社交與工作的人脈、對世界及自己在箇中位置的理解。

上圖——
琳達·沙凡（LinDa Saphan），
《仍愛著它》（Still Loving It），
2013，水墨繪於紙上、繃在畫布上，
規模視展場而定
© Paz Tanjuaquio, TOPAZ ARTS, Inc.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平在他的《海外高棉人：記憶》(Cambodian Diaspora: Memory)計畫中創作成對的畫面，顯現一個人帶著一樣東西，像是舊的身份證、機票或舊照片。《海外高棉人》突顯當下，記錄高棉裔的美國人社群。我們看到在夜店跳舞的人們帶著從傳統高棉舞蹈學來的手勢，或是在婚禮聚集、在一戶人家後院的家族祭壇前拜拜，與親朋好友一起擺拍照相。隨著平擴展這項計畫，他主持了工作坊，來對其他高棉裔美國人傳授攝影，讓他們能創造自己的影像。紀實攝影在此作為一個手段，以恢復個人回顧過去並透過視覺來重建社群的能力。

在1979年之後的時期，安妮塔·尤·阿里(Anida Yoeu Ali)和家人也必須在難民營尋求庇護。沿著柬埔寨和泰國交界分佈的這些難民營包含數百列以茅草和樹枝蓋的營房。她的家人不談戰爭的年代。但當她的母親看到電視播出人們在第一次波灣戰爭期間排成列隊的畫面，她說，「歷史重演了」。

安妮塔的「難民營系列」(Camp Series)是一件錄像裝置及一組四幅圖像，呈現在集中營的家人。每幅畫面中，一幅照片的影像透過絹印而印到布上；該畫面上方，裁自同一幅畫面的

上圖——
烏茲·里諾(Vuth Lyno)，《拾鹽者》
(The Salt Seeker)，2012，數位彩色攝影，60×180 cm
© 烏茲·里諾；及沙沙巴薩(SA SA BASSAC)提供

右圖——
比德·平(Pete Pin)，《在布朗克斯的柬埔寨佛寺祭壇拜拜的人》
(Man Prays at an Altar in the Backyard of a Cambodian Buddhist Temple in the Bronx)，2011年2月，數位彩色攝影
© 比德·平提供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右圖——
安妮塔·尤·阿里（Anida Yoeu Ali），
《難民營現在式》（Living Camp），
2013，單頻道錄像投影 20 分鐘和 16 個
小型蚊帳，規模依展場而定
©Paz Tanjuaquio, TOPAZ ARTS, Inc.

圖片授權未涵蓋網站

局部再經過絹印，然後縫上去。這些畫面上端繡著帶刺鐵絲網的黑色圖案。透過印、裁和縫展開了追溯、重溯、敘述與活著的過程。縈繞不去的重複，執行著前進所必須的憶起行為。這些攝影呈現集中營的家人的快照，投影在蚊帳製成銀幕上的動態錄像則搬演過去——並非由大屠殺的政權所書寫的靜態歷史，而是現在，活著的人在此時訴說自己的經歷。蚊帳這個東南亞常見的家用品像幽靈般懸吊，令人想起殘留在每個家庭都必須忍受失去中的一段過去。

持續在柬埔寨上演的戲劇化歷史事件之一，是對紅色高棉領袖極具爭議性的審判。這些審判不僅關於懲罰過去的罪行，也在相當程度上涉及該國的集體記憶和歷史將如何被書寫和記憶。藝術已經變成一個重要的考掘區塊；而在柬埔寨和海外的藝術家正在創造強調記憶的作品：恢復曾被禁止和破壞、拒絕被遺忘的事物。

- 1 玻雷斯·李，〈毀滅視界：紅色高棉在高棉的監視統治〉（Devastated Vision(s): The Khmer Rouge Scopic Regime in Cambodia），《藝術期刊》（Art Journal），2003 年春季號，頁 66-81。
- 2 潘禮德（Rithy Panh）主編，《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S21: The Khmer Rouge Killing Machine），2003。